

(美) 金伯利·贝尔 著

田果果 译

T h e M a r r i a g e L i e

爱人消失的那一天

AiRen XiaoShi De Na YiTian

有时，我们拼命想从爱情里逃离，其实是害怕失去

(美) 金伯利·贝尔——著

田果果——译



h e M a r r i a g e L i

爱人消失的那一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人消失的那一天 / (美) 金伯利·贝尔著 ; 田果果译.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500-2861-6

I. ①爱… II. ①金…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8963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版权登记号: 14-2018-0120

Copyright © 2016 by Kimberle Swaak-Maleski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Bocaiyaji Culture Media Co. Ltd..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r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A.

This is a work of fiction. Names, characters, places and incidents are either the product of the author's imagination or are used fictitiously. And any resemblance to actual persons, living or dead,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events or locales is entirely coincidental.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爱人消失的那一天

(美) 金伯利·贝尔 著 田果果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策划编辑 郑磊
责任编辑 袁蓉
装帧设计 阿茜设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5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6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861-6
定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特别感谢内秀外美的克里斯蒂·贝瑞特



h e M a r r i a g e L i e

第一章 / 001	第十七章 / 175
第二章 / 008	第十八章 / 183
第三章 / 016	第十九章 / 198
第四章 / 024	第二十章 / 209
第五章 / 031	第二十一章 / 221
第六章 / 043	第二十二章 / 230
第七章 / 051	第二十三章 / 250
第八章 / 060	第二十四章 / 262
第九章 / 070	第二十五章 / 272
第十章 / 082	第二十六章 / 287
第十一章 / 096	第二十七章 / 298
第十二章 / 109	第二十八章 / 313
第十三章 / 121	第二十九章 / 322
第十四章 / 136	第三十章 / 332
第十五章 / 151	第三十一章 / 340
第十六章 / 165	第三十二章 / 348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他一只手环绕在我腰间，一把将我拉了过去。我从睡梦中醒过来，整个人都贴在他滚烫的肌肤上。我“嗯”了一声，躺在丈夫熟悉的怀里，后背窝在他的胸前，沉浸在他的温暖中。威尔在睡觉时，身体就像个火炉，而我的身上，总有些地方是暖不热的。今天早上则是双脚冰凉，于是我把脚挤进威尔温暖的小腿里。

“你的脚趾头好凉呀。”他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回荡在漆黑的房间里。从我们卧室窗帘的另一边看去，天还没有完全亮，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闹钟大约还有半个小时才会响。

“你的脚是耷拉在床边或者什么地方了吗？”

四月将至，但三月的寒意还未消散。在过去的三天里，灰蒙蒙的天空下着倾盆大雨。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至平均值以下，气象学家预测这种寒冷的天气至少还要持续一周。而威尔却是亚特兰大唯一一个大开窗户、迎接寒冷的人，因为他体内总是烈火熊熊。

“都是你，坚持要睡在冰窖里，我觉得我的手脚都冻伤了。”

“过来，宝贝。”他的手滑过我的身体，把我拉得更近，“那就让我来给你温暖一下吧。”

他的胳膊环住我的腰，下巴窝在我的肩上，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着。威尔睡得浑身黏糊糊的，可是我一点也不介意。每当此时，我们的心跳相同，呼吸相连，就像做爱一样亲密无间，这是我最珍惜的美好时光。

“你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他在我的耳边低吟着。我不禁莞尔，我们选择对彼此说这句话，而不是更格式化的“我爱你”。对我而言，它比“我爱你”动听多了。这句话每次从他口中说出，像是一个承诺激荡着我的心弦。我最爱的是你，现在是，将来也是。

“你也是我最爱的人。”

我的闺密们都说，我对丈夫的这种爱恋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她们说，我和威尔之间的熟悉感会消磨掉我的激情，我会突然把目光转移到别的男人身上。我会为了一些叫不出名字、完全陌生的人装扮自己。我还会想象他们抚摸我的身体，抚摸那些只有我丈夫才可以触碰的地方。我的闺密们称之为“七年之痒”，但我完全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因为直到今天，已经七年零一天了。而威尔的手滑过我的肌肤，依然是我能感受到的唯一的“痒”。

我闭上眼睛，眼皮在颤动，他的触碰刺激到了我，像是在提醒我工作快要迟到了。

“爱丽丝？”他在我耳边唤道。

“嗯？”

“我忘了给空调换滤芯了。”

我睁开双眼，“什么？”

“我说，我忘了给空调换滤芯。”

我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威尔是一位出色的计算机专家，但是有注意力缺失症的倾向。他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信息，因此总是会忘记一些小事……当然了，做爱是个例外。我把他的健忘归咎于繁忙的工作，再加上他马上要去佛罗里达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所以他今天的待办事项要比平常多得多。

“你可以在周末回来的时候再换。”

“如果在那之前天气回暖了呢？”

“不应该吧。就算回暖了，那个滤芯再坚持几天也没问题的。”

“还有，你的车估计该换机油了。你上次换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我和威尔根据男女体力的差别分配家务。汽车和房子的维修保养归他，做饭和清洁归我。但我们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大学教育我要男女平等，而婚姻教会我面对现实。做千层饼可比清理下水道舒服多了。

“看一下维修收据好吗？它在全套箱里。”

“好的。怎么突然关注这么多家务啊？你是不是已经厌倦我了？”

我能感觉到威尔在我脑袋后面咧着嘴笑的样子。

“也许这就是那些怀孕书上说的筑巢吧。”

我心中一阵欣喜，这提醒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者已经做过了——我翻过身来面对着他。

“我还没怀孕呢，我们只试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昨天晚饭前做了一次，晚饭后又做了两次，也许我们对我们的第一个“造人计划”有点操之过急。但我要辩解一下，这都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威尔可是个典型的看重成就者。

他一副自鸣得意的表情。如果我们身体之间有空隙能让他拍胸脯的话，他肯定会那样做的。

“我敢肯定我的孩子们是游泳健将，你很可能已经怀孕了。”

“那可不一定。”我说，即使他的话哄得我有点飘飘然。威尔在我们的关系中一直是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在我这种像拉布拉多一样乐观的人面前保持头脑清醒的人。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对我的生理周期进行了研究，从上一次经期后就一直数着日子，在手机应用程序上做了记录。他说得对，我可能已经怀孕了。

“大多数人在结婚七周年纪念日都会送毛织品或铜器，而你送我的却是精子。”

他面带微笑，却又神情紧张，好像做了不该做的事。

“还有其他的。”

“你……”

去年，在他的坚持下，我们把所有的积蓄和每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抵押贷款上，因此变成了房奴。不过，这房子确实很棒，是我们梦想中的那种：维多利亚风格，三间卧室，位于英曼公园的街道上，门前是宽敞的走廊，还有许多木制品。虽然明知将来会空出一半的房间，但当我们走进房子的那一刻，威尔就坚持要买了。所以这会是个没有礼物的结婚纪念日。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就想给你买些特别的东西，让你能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想起这个时刻。”他走过去“咔嗒”一声打开了灯，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羞涩地递给我，“结婚七周年快乐。”

我一看到卡迪亚就知道了。那家商店一尘不染，我们可买不起里面的商品。我一动不动，威尔看我没有想打开的意思，就用拇指“啪嗒”一声掀开了盖子，露出来三个相连的环儿。其中一个带有一排排的小钻石，闪闪发光。

“这是一组亲子套戒：粉色代表爱情，黄色代表忠诚，白色代表友谊，分别象征着你、我、我们未来的孩子。”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威尔用一根手指挑起我的下巴，让我看着他。

“怎么？你不喜欢吗？”

钻石在红色皮革的衬托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摸了摸。威尔买的肯定是最好看的一件，这枚戒指简单、精致、让人为之震撼。要是我们拥有整个世界的财富，让我自己选，我也会买这一款，只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虽然不该买，但我却非常想要——不是因为它的美丽或昂贵，而是因为这枚戒指是威尔花了那么多心思为我精心挑选的。

“我很喜欢，但是……”我摇了摇头，“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不贵，还不是为了我未来孩子的母亲？”他把戒指拿出来给我戴上。戒指很有质感，很棒，大小正合适，跟我的手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像是专门为我定制的。

“你可要给我生个像你一样的闺女。”

我细细端详着丈夫的面庞，看着我最喜欢的部分：左眉上浅浅的疤痕；鼻梁上的肿块；宽厚的方下巴；让人忍不住想亲一口的厚嘴唇；迷茫的眼睛；蓬乱的头发；还有扎人的胡楂。他所有的习惯，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我最喜欢他像现在这样：甜美，温情，粗糙。

我满脸泪水，朝他笑了笑，“要是个男孩呢？”

“那我们就继续生，直到生个女儿为止。”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温存的吻，嘴唇久久贴着我的嘴唇，“喜欢这枚戒指吗？”

“非常喜欢。”我搂着他的脖子，钻石在他的肩膀上闪烁着，“这枚戒指非常完美，就像你一样。”

他笑着说：“也许在我走之前我们应该再来一次，以防万一。”

“还有三个小时你的飞机就要起飞了。”

但是他已经顺势亲到了我的脖子，手一直往下摸。

“外面还在下雨，所以路上会堵得水泄不通。”

他翻身把我压在了身下，“那我们最好快点。”

第二章

我是福雷斯特学院的一名辅导员老师。学校位于亚特兰大一个绿树成荫的郊区，是该区唯一一所包含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两万四千美元。假设银行通货膨胀率为5%，在这样的学校上十三年要花四百多万美元，而这才是上大学之前的费用。在我们这上学的大都是外科医生、公司总裁、银行家、企业家、联合新闻主播和职业运动员的孩子。他们都是拥有特权的精英阶层，也是你能想象到的，最难管教的学生。

十点多我才推开门——足足迟到了两个小时，真得感谢威尔的磨蹭，还有路上扎破我轮胎的钉子。我朝学校大厅走去，教学楼一片寂静，这种寂静只有学生们在教室里围成一团欣赏崭新的苹果笔记本时才会有。第三节课已经上一半了，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着急了。

走到拐角时，我看到几名学生围在我办公室门口，低头看手机。学生们知道我平时不关门，就经常过来蹭网。

然后，又有许多学生从教室跑了出来，他们兴奋得嗷嗷直叫，

吓得我动弹不得。

“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不上课呢？”

本·惠勒抬起了头，“有架飞机坠毁了，据说是从哈茨菲尔德起飞的。”

恐惧瞬间将我吞噬，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抓着门把手站稳，问：“什么飞机？在哪儿？”

他举着瘦瘦的手臂说：“具体细节不太清楚。”

我挤过人群，跳到我桌子后面去摸鼠标，手不停地在颤抖。“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我低声说着，快速按动鼠标，把电脑从休眠状态唤醒。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威尔航班的信息。到现在，他已经在空中飞了三十多分钟，很可能从佛罗里达边境附近的某个地方飞过。他乘坐的飞机肯定不会是坠毁的那架，但这种概率能有多大？每天有成千上万架飞机从亚特兰大机场起飞，没有一架会掉下来，每个人肯定都会安全着陆的。

“格里菲斯老师，您还好吗？”艾娃在门口问我。她是名高二的学生，身材瘦削。她的话使我一下子惊醒过来。

仿佛等待了一个世纪，我的网络浏览器才加载出来。我手指僵硬，机械地输入新闻网的网址，然后就开始祈祷，求求你，求求你，千万不要是威尔乘坐的那架飞机。

几秒钟后，屏幕上满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图片。飞机被炸成了碎片，烧焦的土地上散落着正在冒烟的残骸。这是最惨烈的一次事故，绝对无人幸免的那种惨烈。

“这些人真可怜。”艾娃在我的头顶小声地说道。

我的喉咙在燃烧，烧得我直恶心。我向下滚动鼠标，直到看到航班的细节信息：自由航班 23 号。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瘫作一堆烂泥。

艾娃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问：“老师，您怎么啦？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没事。”我有气无力，话都说不好，就好像我的身体器官还没有得到通知一样。我知道我应该为 23 号航班上的乘客以及他们的家属感到难过。这些可怜的人被炸成了碎片，散落在密苏里州的玉米地里。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像我一样，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图片，一定心都碎了。但我却只有解脱感，这种解脱感像安定剂一样，强劲、快速地传遍我的整个身体。

“这不是威尔的飞机。”

“威尔是谁？”

我两手摸了一下脸，深呼一口气，努力保持镇静，但仍深感恐惧，“我丈夫。”不管我告诉自己多少次，这不是威尔的飞机，但我的手还是在抖，心扑通扑通直跳，“他正在去奥兰多的路上。”

她瞪大了眼睛，“您以为您丈夫在那架飞机上？天哪，怪不得您刚才都站不稳了。”

“没有，我只是……”我把手压在胸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根据医学记录，我的反应与这个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像我所经历的那种骇人的恐惧，会导致人的肾上腺素激增，使身体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我现在很好，已经没事了。”

我大声地说着，用科学依据来掩盖我的生理反应。释放了堵在胸口的东西后，我怦怦的心跳也变成了正常的悸动。感谢上帝，这不是威尔乘坐的飞机。

“嘿，我只是说说而已，我见过您丈夫，他嗜烟如命。”她把自已的背包扔到地上，一屁股坐在拐角的凳子上，还跷着二郎腿，这些都是违反学校规定的。像我们学校里的其他女孩子一样，艾娃把裙子使劲往上提，提成了超短裙，活像个妓女。她的目光落在我仍压在胸口的右手上，“对了，戒指不错，是新买的吗？”

我把手放了下来。艾娃当然会注意到这枚戒指，或许她还知道它的价格。我对她的奉承视而不见，倒是关心她的前半句话。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丈夫？”

“在您的脸书页面上。”她笑着说，“要是我每天早上都能在他身边醒来，我也会上班迟到。”

我瞪了她一眼，“虽然我很乐意跟你聊天，但你是不是应该回教室了？”

她嘟起粉嘴唇扮了个鬼脸。即使皱着眉头，艾娃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碧蓝的大眼睛，艳若桃李的皮肤，长长的褐色卷发。她的美让人心疼，让人难以忘怀。她很聪明，而且会搞怪逗乐。她可以勾搭上学校里任何一个男孩……而且她也确实勾搭过不

少。不过艾娃并不挑剔，如果我开始玩推特，也能轻松把她骗到手。

“我翘了文学课。”她像个孩子一样，支支吾吾地不想承认。我友好地笑了笑，不带责备的意思，“为什么？”

她叹口气，翻了个白眼，“因为我要避开跟夏洛特·威尔班克斯呼吸同一片空气的任何地方。她很讨厌我，给你重申一下，我也不待见她。”

我问她：“你觉得她为什么讨厌你？”尽管我已经知道答案。夏洛特和艾娃之前是最好的朋友，但她俩的恩怨由来已久，这个早已众所周知。那些多年前激起她们仇恨的东西，现在已经被遗忘，淹没在一大堆令人不快的、毫无趣味的推文中，也正是这些推文把“坏女孩”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根据昨天我在推特上看到的消息，她们最近一次争吵是因为她们的同学亚当·奈廷格尔——乡村音乐传奇人物托比·奈廷格尔的儿子。上周末，有人看到艾娃和亚当在附近一家果汁吧里搂搂抱抱。

“那谁知道？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比她漂亮吧。”她摆弄了一下指甲，上面涂着亮黄色的指甲油，看起来像是昨天刚涂的。

像这个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艾娃的父母会给她想要的一切，什么全新的敞篷汽车、坐头等舱旅游、感受异国风情、白金运通卡，除此之外还会时不时地问问她最近的状况。但是，送那么多礼物并不代表他们关心女儿。如果他们就坐在我对面，我会鼓励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艾娃的母亲是亚特兰大的社会